



餘冬序錄終限卷之三十九

外篇第十四

椰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編輯

抱朴子記黃帝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浮天而載地者
水也以理言之記者恐誤地外為水水外為天天一生
水天有五行水居一焉

○天高聽卑以理言之善惡罔不應者而或者為之辯
曰人坐樓臺之上察地螻蟻不見其形安能聞其聲今
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躰比於天非若樓蟻於人也謂
天聞人之言隨善惡為吉凶誤矣此論是正此俗儒愚
論可笑也已天積氣地積形人物在天地間地之上何

莫非天天之崇高其真遠於人耶天其真有形若人者恃耳目為視聽者耶吾恐愚儒之論天使無知之人不畏天也膠為一言

○天可徵者惟人人可恃者惟天天寄人以視聽人受天為聰明天人一理也三代已根此論然後世天運人事每失顧應豈真人衆而天未定固有在邪抑法之行果在事人而天固不可知邪自申包胥為勝天勝人之論而唐劉夢得交相勝之論興焉包胥猶以理歸天而謂人為不當然者夢得之論則以人為當然而直謂天為不當然而然者意愈峻而言益步噫天人之際非春秋之士所能識卯金何人而足與於此春開蘇長公之

論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其論天似矣其論人固其所指人耳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論天者求之其定之時似矣抑不知其未定者乃其人有一二未定之時耳天人一理世寧有未定之理乎而人於我或不然者彼直一二不天之人耳天有此理在天下曰公道人有此理在衆口曰公論公道或一二人以壞而天下之大終不可盡壞公論或一二人以廢而衆口之多終不可盡廢徐而觀之天與人何嘗不定人何嘗勝天天何嘗勝人天人何嘗交相勝邪此理也予近與林君汝桓言之汝桓易齋先生之子有家學者也

○天喻有三喻其圓則曰如彈丸以斗見觀日月之行

則曰如倚蓋言地包天中則曰如鷄子中黃

○天之黃道可見處暑後秋分前晴朗日沒時於高處向南視之若虹霓斜界雲氣皆不敢入者是也

○禹本記言河出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後儒日如火把之譬蓋出此元人嘗窮河源矣殊不如本記之所言者

○日月蝕昔人紛紛置論不一國朝宋潛溪云月本無光其有蝕是為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鷄子中黃大不過與月同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宋此論特有見於夜耳月蝕固有在申酉時

在寅卯時者或日未沒或已出亦可謂地中日下而隔蔽乎且日何為亦有食也劉保齋云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內日食既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月合朔時月常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者月雖資日光有圓於望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衝射則日反食之如點燈者當正爐炭炎熾之尖所衝射則燈反不然此曆家所謂暗虛言月為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之乃日之虛衝耳此言有據日外月內者日火也月水也此日月之行所以有上下之異然謂其輪復有大小則恐未宜日食既時四面猶光自緣日光

本盛與月不同乃爾若地與月其形體大小何煩擬類
昔人以遠征至日出入處已有所言朱子亦嘗言之日
固不大於月也宋之所言地影正可知佛氏言月中所
有不當以論月蝕劉之所言乃是曆家之說曆家日光
暹奪月光則月食日為月掩則日食之說朱子嘗以示
門人矣考之理數似只如此他日論日蝕又云日月會
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不在故蝕論月蝕云日月相
照月不受日光此一旬是陰盛充陽而不少讓故蝕何
也陽氣衰陰充陽不讓此日蝕事也日蝕書於春秋而
月蝕不書若陰盛充陽為月蝕之災聖經安得忽諸

○日月蝕曆家定數然古人罔不以日蝕為懼春秋於

日蝕必謹而書之聖賢豈不知數不可移欲以存上天
之戒耳漢時詔云謫見于天災莫大焉猶是此意宋徽
宗時乃下詔言此定數不足為災異古人以為異者皆
不曉曆之故是何言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亂
其不有定數歟而聖賢未嘗敢歸之數孔子生於周末
豈不知明王不興天下莫宗而為是栖栖不遑安處不
敢一日而忘斯世也夫堯舜之治桀紂之亂豈不亦天
之數人何賢乎堯舜何罪乎桀紂氣運繫於天不可移
聖賢教人亦盡其在我而已今日月蝕自朝廷而及天
下皆用護日護月雖知非益不可不行此禮

○唐突厥傳太宗言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

明赤氣滿野諸異吾有疑焉夏霜赤氣拘於一方則有
之苟有五日三月並出連明中國胡為不見日月之象
應非細也而獨為夷域兆異於理礙矣

○宋人記王荆公云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按西
陽雜俎佛言月中所有乃大地山河影或言月中蟾桂
地影空處水影也荆公說實出此東坡詠月正如大圓
鏡寫此山河影妄云桂兔墓俗說皆可屏亦是用此說
耳何遠謂王蘇論此有未盡處今以半鏡懸照則物像
全見而月之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耳何也此辯始
不通遠近之理者矣

○元禮部郎中陳守使交趾以至元癸巳三月三日宿

丘溫驛未昏見新月乃在天心見陳剛我詩集

太宗永樂八年親征北虜學士金幼孜從三月八日次

鳴鑿戍夜仰視北斗正直頭上見金學士御以此推之

孰謂天高而星辰遠耶談天衍謂中國天下八分之一

各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州妄可知矣

○堯典定中星以戌為昏世俗稱黃昏戌時是也後世
不問日之短長但以地上日入為昏日短則不及戌星
未中也說文謂火死於戌是日至戌乃無光耳或言日
行今古不同乃考諸曆至今仲冬日纏星紀即月令之
日在斗也日纏在斗至戌時則昴星正中日短星昴無
有差忒何可言差固知堯典以自纏星紀戌時為昏月

令以日經星紀之日地上見日爲旦日入爲昏不知天者一槩論之故云差也若能作一圓圖以二十八宿分十二次舍剪爲活盤於外作一定盤書十二時環之午上子下隨四仲以日加成堯典中星見矣太初曆冬至日在午一度以中氣言也非日經星紀之日也堯日起虛一度亦同斯義

○五行人恒言以金木水火土爲序按大禹謨水火金木上穀惟脩則以五行之相尅者言之洪範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則以五行之生數言之

五行以質而月論其生之序言

令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則以五行相生之序言之此乃五行之序六十甲子惟金木有自然納音水火

土必相假而後爲納音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干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也河圖生數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而生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尅數也尅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與西北之水北與西北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與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之木東與東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此圖書生尅自然之數也先後不同義各有主今人恒言其不又各有據歟

○宋黃何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於水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鹹鹹溫也火性烈出於火者宜愈烈而其味

乃作苦苦涼也是昏物以極而反以激而生故寒不生
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

○古語衆口鑠金論衡云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
與火直故曰鑠金按今五行家有赤口之說

○陰陽書五行十二位以長生沐浴冠帶臨官帝旺衰
病死墓絕胎養配於子丑十二辰爲五行之終始吳曾
漫錄謂五行無絕理蓋京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曰諸
四絕曰巳爲水土絕申爲木絕亥爲火絕寅爲金絕五
行本乎陰陽陰陽一日不可無五行其可絕乎唐李鼎
祚脩梁元帝陳樂產唐呂才六壬書論五行一曰水其
系包在巳其胎在午其養在未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

其冠帶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
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於火則曰其系包在亥
木則曰其系包在申金則曰其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
各稱系包之所在蓋五行既墓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
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其無絕理明甚黃帝經五
行十二變篇一變而生二變而浴三變而官四變而臣
五變而君六變而妾七變而病八變而死九變而藏十
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育止而渾渾而育育而
生晝運齊日夜運擬星五吉七凶自然之經蓋止者系
包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晝夜之道固無絕理絕蓋系
包兩字後人傳寫失真合而爲一耳古說左腎其腑膀

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系包系包所以成胎也

○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為節驚蟄為中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膏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曾之分野漢書曆志周三月二日庚申驚蟄顏師古注驚蟄今日雨水夏為正月周為三月雨水今日驚蟄夏為二月周為四月蓋漢以前皆以立春為正月節驚蟄為中雨水為二月節春分為中也至後漢志始以立春雨水驚蟄春分為序耳齊東野語史記曆書亦謂孟春冰泮啓蟄左傳桓公五年啓蟄而郊杜氏注以為夏正建寅之

月疏引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故漢初啓蟄為正月節中

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

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至於今由是觀之自三代以至漢

初皆以驚蟄為正月中矣又漢以前穀雨為三月節清

明為三月節亦與今不同竝見前志呂氏春秋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

之月始雨水仲夏之月始蟄秋之月涼風至朱子語錄小暑至季夏之月涼風始至孟

立春次驚蟄次雨水次春分次穀雨次清明云漢曆志

○冬至歲十一月中氣邵康節詩冬至子之半謂子月

之半乃是冬至不謂其日子時之半也蓋冬至交氣亦

有在白日及夜之他時者子月之半為冬至前半月屬

舊歲後半月屬新歲夜之半為子時前四刻屬昨日後

四刻屬今日冬至前半月屬舊歲後半月屬新歲故遁
甲未交冬至前日時作陰遁逆行交冬至後日時作陽
遁順行子時前四刻屬昨日後四刻屬今日故曆法子
前四刻交節氣作其日夜子時初幾刻子後四刻交節
氣作其日子時正幾刻大抵子位正北於時為冬月令
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有終陰始陽之義天之四德為
貞文言訓貞有正固兩義人之四德為智孟子言智有
知與弗去兩義其方名亦有兩曰朔曰易其仲玄武亦
有兩曰龜曰蛇人身有兩腎焉皆自然之象也戊者因
此推坎北方之卦亦有兩義其在先天圖本一坤而在
此兩說以九二之奇下交於坤六二之偶於是成坎之

象兩合為一一又分兩奇偶偶奇生生化化皆於此出
其然乎

○冬至賀夏至不賀昔人亦有說冬至陽氣起君道長

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漢雜事及然賀冬

非古禮也考漢雜事及沈約書疑起於漢魏間魏晉冬

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朝自是

歷代行之不廢按月令仲冬之月日短陰陽爭諸生蕩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情性事

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

行后不省方五經通義云冬至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

聽政事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

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而不擾也白虎
通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
辰而後省事今乃以賀為禮則所謂安身靜體靜而不
擾以待陰陽之定者果何在哉又按月令仲夏之月日
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率稱冬至為長至尤非是
曹子建冬至獻襪頌表云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
襪所以迎福踐長崔浩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
履襪於舅姑踐長至之義也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云冬
至日極南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鍾其管
最長故有履長之賀蓋周禮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一丈
三尺日短而景長也黃鍾之律九寸於十二律為最長
履長者景之長培之長也雖所指不同然當以月令為
正

○周達觀真臘風土記云真臘每用中國十月為正月
國人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是大小盡
却與中國不同中國歲閏則彼亦置閏但只閏九月殊
不可曉春謂真臘正朔歲閏如周所云乃是用秦曆也
程大昌攷古云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曆以十月
為歲首當置閏之歲無閏何月率歸餘歲終為後九月
是也漢紀表及史記自高祖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
是未嘗推特定閏也至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為
歲首然猶歷十四年至征和二年始于四月後書閏月

達觀乃不曉此可笑

○陰陽六壬有貴人登天門時春嘗爲之盤式自正月
起其月其日只有一時合用其盤逐月左旋如正月庚
時爲甲戌庚晝貴天門到二月即坤爲甲戌庚晝貴天
門時矣其庚時在二月乃乙巳天門即正月辛上之晝
貴也四季日出入時考之大統曆廢不誤晝夜之用也
陰陽家有言年吉不如月吉月吉不如日吉日吉不如
時吉選時之法適甲奇門爲上六壬藏沒次之神藏殺
沒四大吉時孟月用甲庚丙壬仲月用乾坤艮巽季月
用乙辛丁癸昔人不過舉其槩耳天乙不臨乾四神如
何得藏丑不臨乾四墓殺如何得沒欲求貴人加丑臨

乾惟甲戌庚日乃有之其餘殺可藏神不沒也故用六
壬時者又以貴人登天門使神藏爲上貴人臨乾曰登
天門其時凶神受制吉神得利凡百所爲無往而不遂
矣但今之陰陽者流之論貴人求異於舊而益遠於理
使舊說不明無以折旁門之妄喙也春請辯之天乙貴
人家在丑丑對宮爲未十干中往復理於丑未爲多甲
戌庚日晝理于丑夜理于未乙巳丙丁日則晝以次理
于亥夜以次理申酉辛壬癸日則晝以次理午巳夜以
次理寅卯其所理宮晝嘗在丑未後夜嘗在丑未前也
辰戌之地貴人不居故天盤支貴亦到此分限天乙在
東在西則南方爲前北方爲後在南在北則東方爲前

西方爲後十一神將前後以之非故爲順逆也貴人所
理自應向明背幽其前五將木火之神皆自喜東喜南
其後六將金水之神皆自喜西喜北而論者乃謂諸將
無緣背戾天盤左旋右轉夫神將之直天盤者豈真塊
然爲質不可推移消息之物耶近世陰陽家以貴人晝
夜所理之宮分爲陰貴陽貴每干二貴一日之間不知
神何所主夫天上至尊至貴之神一而無對者也以晝
夜所理言之求知其所在耳今以陰陽分旦暮晝夜可
也而乃以分貴人使相角立至有先天後天起坤之論
豈不悖哉貴人天門時者當視日之晝夜時貴在某支
時在晝視晝支在夜視夜支如晝用事月將尋見晝支

貴在乾乃爲貴人登天門時者是夜支在乾時則非夜
貴人自在晝所理處神殺於何藏沒而今之求貴人時
者但以其日二支在乾定之又改大丑舊說以子後爲
晝午後爲夜而謂陽貴人自子至巳用之有力陰貴人
自午至亥用之有力反此雖吉力輕殊可恠也

○日晝夜百刻爲正百二十刻出後漢厭勝夏賀良說
袁帝行僖兩月而廢而韓退之記夢乃用百二十刻作
句何也百刻布十二時每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今曆
家初一二三四刻上立初初刻正一二三四刻上立正
初刻各得六分刻之一總而計之一時八刻外有二小
刻二十四小刻共爲四刻始合百刻折而數之二十四

小刻合九十六刻以成百二十刻如此然後餘分平爾
○年月稱某年月日有云日子者或謂此俗語按文選
陳孔璋檄吳將校文年月朔日子云云則日子之稱有
自來矣南史劉之遴與張纘等參校古本漢書稱永平
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而今本無上書年
月日子隋袁充上表寶曆之元改年午壽歲月日子還
共誕聖之時日十二時每日必起日子之稱其是乎
○十二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等
數以為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五指狗五
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取相屬之偶數牛四爪兔兩爪
文吉羊四爪鷄四爪猪四爪見洪巽漫錄子午卯酉
五行死處其屬體皆有虧鼠無膽兔無腎馬無胃鷄無
肺見曾三異因話錄或曰鼠膽在首非無也

○邢凱坦齋通編云古今消吉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
日如甲子為剛乙丑為柔至為簡易甲午治兵壬午大
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皆外事也故用剛日丁丑燕之
乙亥嘗之凡祭之用丁用辛內事也故用柔日社祭用
甲郊以日至亦不拘也後世術家既多互相矛盾褚先
生云武帝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
輿家曰不可又有建除叢辰天人太乙曆家凡七種所
言言凶相半制曰避諸死亡以五行為主今觀諸曆一
日之內有吉有凶當如武帝主一家可也鄭鮮之啓宋

武帝明且見蠻人是四廢日答曰吾初不擇日亦可

法先殷共

○天子耕用亥日蓋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又以見辰月祭靈足以求豐耕靈是天田星在於辰位故農字從辰也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南立土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為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東作唐李涪刊誤云云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飾以文彩即以綵杖

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稔何謂乎勝國至元中春牛經式至今襲而為之以策牛人立處為芒神性間之異牛頭角身蹄尾籠索芒神貌像服色裝束一就年日干支為其施設尤是可獎

○玉堂閒話上元夜豎一丈竿於庭中候月午其影至七尺大稔六尺八尺小稔九尺一丈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又正月一日於牛屋下驗牛俱卧則五穀難立苗半卧半起歲中平牛若俱立則五穀熟春甲子日雨多旱秋甲子日雨多水

○續述征記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記于堯碑春按堯即位甲辰晉武帝泰始元年乙酉

去堯即位二千七百二年泰始二十年甲辰是爲二千七百二十一年懷帝永嘉三年己巳則二千七百四十六年堯碑誤矣自堯即位至我

大明洪武元年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凡六十三甲子

○唐堯元年甲辰至我

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計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甲子邵氏經世書謂堯得天地之中數蓋堯之特在日甲月己星癸辰申而當乾之九五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中故謂中數也考之天開甲子至我

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計六萬八千八百八十一年勝國元明善有曰夏禹即位後八年而得甲子入午會之

初運當始之初六故推勝國至元甲子爲午會第十運則今已入第十一運之中乃始之九三也欲復二帝之盛以躋三代之長是望

今日

○洪武十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况授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

二十四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分一十八萬二千
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曆辛巳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
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
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十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
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
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
五分八秒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
奧實難推演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
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
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
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

遠也書奏

上是其言微之二十六年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
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
一日永文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
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曆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
元辛巳一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為曆元推得天正
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
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
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為元差四日六
時五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為元及消長之法
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

相合畧無差繆故敢上聞

土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為曆元仍依舊法推筭不用捷法

○正五九月不上官前輩謂隋唐以來崇信佛法有某刑斷屠之條士夫有不信者遂不用耳非有他也今人所傳上官壇經不知何據正九旬內尚可不忌而五月三旬特為凶惡俗忌百事俱以此為毒月歐陽永叔治平丁未三月出知亳州陸辭乞便道過潁許之公與曾舍人書云在潁無所營為所以少留者蓋避五月上旬爾此老未能免俗亦可笑也

○韓文恭薛助教有後三月是用史記後九月文法

○曆家推朔旦冬至夜半甲子謂之元氣會最難得遇程明道集有鍾粹美會元之期朱子謂此在聖賢之期也

○春徃使陝西至岷岷間夜聞雨雹甚久次早以詢館人云昨夜下大白雨彼處雹曰白雨又曰硬頭雨無言雹者昔宋紹興十七年臨安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脩諱言雹遂稱硬雨彼土人所云亦有自哉

○夏南熱冬北寒天時地氣古今所同正德七年冬燕趙河朔之地燠如而江淮風雪特甚南至洞庭水緩流處冰有至尺厚者昔六朝梁遣明少遐宴魏使崔劼劼

曰今歲奇寒江淮亦水七年之事可為異矣

○正德十二年九月武宗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獵天
雨冰雹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日駕赴大
同又明日達賊以衆圍陽和向無二異
上意未遽回乃知天之仁愛深矣

餘冬序錄卷三十九

餘冬序錄極如卷之四十

外篇第十五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禹本紀并水經皆以崑崙為地之中崑崙墟在西北去
嵩高五萬里而以為中者東南皆水水土在天運間要
不可定論也

○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
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
萬二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
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七百五十里使豎亥步
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山海經

管子書皆云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尹子曰此太極之內有君長之地也我

朝輿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其東西南北水陸驛站里分至到之數具載寰宇通衢其延袤大畧則如此矣四夷之驛不與焉於戲盛哉

○陽東生陰西息南陽盛北陰極陰陽之定位也而西金尅東木北水制南火陽不勝陰如此君子小人之道於斯見矣

○曾三異因話錄地螺或用于午正針或用于午丙壬間縫針天地南北之正當用于午或謂今江南地偏難

用于午之正故以丙壬參之古者測日景於洛陽以其天地之中然有於其外縣陽城之地少偏則難正用亦自有理

○溫泉天下有之非一而所在土人類因洗者可免瘡疾大較溫泉之水往往有硫黃氣硫黃方書愈瘡之藥也本草稱昔秦始皇被神女唾生瘡驚怖謝之出溫泉立愈溫泉一名硫黃水土人相傳之言孰謂其無據耶
○陳后山謂潁中田理有橫有立立土不可稻為其不停水也春西使時見山陝間民緣路因岸而穴居者問之土人亦謂此惟橫土可斲而為之居則耐久若逢立土即坍塌也

○左傳晉文公過衛衛弗禮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國之四年伐衛遂取五鹿蜀本紀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王報以禮物盡化為土秦王大怒臣下相賀曰王者地也秦當有蜀矣遂伐蜀有之

○城古云縣作也吳越春秋縣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淮南子縣作九仞之城諸侯倍之禹壞城平地而海外賓服四夷納職而博物志云禹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自禹始也不知茂先又於何據鴻烈解所謂禹壞城平地者恐非

○宮中華古今注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皆所以通古今之語明同寔而兩名之也而朱子以宮為墻

○春地氣上升春土築墻即不可得實江南人家墻垣無以春築者况城堡乎劉貢父辯赫連勃勃蒸土築城粟為非醜蒸而曰春首聚土陽氣蒸發用築則堅牢特甚恐不然也

○孔子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對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

也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吏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
哀公怒左右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
而吏以爲不祥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
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
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
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益宅蓋一
事而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折睢所言之不同者豈記
者得之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爲
上北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不西益者禮記南向
北向西方爲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不
西益者恐動搖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

乎

○漢三年漢王與酈生謀欲立六國後得張良之言而
止漢建安致年或勸曹操宜復古置九州得荀彧之言
而止操嘗謂文若吾之子房觀其謀議庶幾近之然則
古封建之制後世其真不可行歟

○太祖平一天下有北都意嘗御謹身殿親策問廷臣
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比南京如何翰林脩撰鮑
頌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百年地氣天運已
盡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殿已完不必改圖傳
曰在德不在險也永樂中

太宗定鼎于北及震殿之災群臣有言不宜者多藉口

尚綱之議可謂不知變已

○唐殿庭間種花柳觀杜詩可知宋朝惟植槐楸鬱然有嚴毅氣象朱子嘗言之國家當陽殿庭間並無栽植兩京皆同京都傍皇城內沿種柳樹御河左右乃有松栢若圓殿五松瓊花島諸栢皆金元舊物前代宮殿樓閣門闕命名立號多欠鎮重有人問得通用者我太祖創置一皆取義玄象方儀聞之知其為天府也祖訓宮殿之外離宮別館不許營造神孫萬代守為家法鮮奇扁榜自不容側其間於戲是豈前代之所能及哉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高楊於上也一日羊溝謂羊

喜厭觸垣墻故為溝以隔之故曰羊溝見中華古今注今人謂暗溝為陰溝明溝為陽溝所謂楊溝羊溝安知非陽溝邪一事不勝異說如此

○陰陽地理選擇之說朱子亦頗信之門人記先生於世俗未嘗立異有歲暮欲移新居而外門未立者先生

勸其併亡早完免致移後新歲禁忌語錄先生問直脚

外門未立曰歲暮只有兩日便可下工若先生嘗言神

殺之類於五行衰旺之氣推出自有此理惟上蔡能知

今人只是孟浪不信呂丈不知風水故亦不信諺云信

之則有不信則無亦只是此心疑與不疑耳人不知地

理則亦不是若知而故不理會亦不是程子亦棟草冠

不擇伯恭却胡亂平地
上便辨故先生非之

○孔子家語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虛土之人大沙
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垆土之人醜呂氏春秋輕水所
多禿與瘠人重水所多尪與僂人其水所多好與美人
辛水所多疽與瘞人苦水所多尪與僂人任子木氣人
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上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
而賊人之生未有不鍾於水土者也而近世有不信風
水之說者特未思耳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柳子厚送廖有方序皆出一時
文不相襲而議論符合歐陽永叔送廖倚序又合於韓
柳之所言者歐豈有所襲邪所送皆南人其人皆廖姓

殊可異韓序柳之為州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
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
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
奇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
也其無乃迷惑沒溺於佛老之學而不出耶廖師郴民
而學於衡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魁奇而
迷溺者耶柳序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
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
環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其
中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
歐序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為

雲霓其生爲祀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爲多故其文則雲霓其符則祀梓三文意見地理家說理不外此物不能兩大美不容並勝清淑之氣炳耀之德秀麗之精英不在人則在物物不能當也不有人乎人罕鍾也不有物乎今交廣之地人與物擅中州而名天下衡湘榔桂所產物既非昔之所有獨於今又當復舊之耶

○嵩陽縣東九十里有山實產黑鉛山窰穴彌望鉛生山石間自昔居民裹糧於此鑿以入隨鑛脉所在高下曲折分析採取有入深二三里五七里所者人挾水牛角貯油燃照所得或多或少相補湊大率日計直銀數

星布直疋視耕桑者得利速且倍故傍近惰農或趨之穴內深杳險峻至有鑿空石裂土崩死生莫保且鉛氣毒人若深入久探連月不出則皮膚痿黃腹膨脹不能食多致疾而斃故採者或十數日即歸家稍休復往如是不止歲月漸久嬰毒漸深莫能免於疾以斃然利所在竟不能自止夫民苟勤力農桑衣食所得亦足自養盡命而終豈有冒險致疾之虞而以此隕命而不悔利之誤人如此哉

○嵩陽因產鉛之故居民多製胡粉爲業其法鉛塊懸酒缸內封閉之四十九日始開則鉛化爲粉矣化弗白者炒爲黃丹黃丹渣爲密陀僧凡此三物收利甚博人

有資之而得富者然其鉛氣有毒製者必食犬肉飲酒以禦之若朽腹中其毒輒病至死業久之家長幼為毒薰蒸多痿黃旋致風攣癱軟之疾不得其壽而斃至闔戶無遺類吁可畏哉而縣人急其利不恤其害繼之者自昔至今相競不已也世之鄙夫貪目前忘日後牽於幸得而甘取禍者其獨此一事哉是事孫君原貞曾有說戒其縣之人春分守河南道其地為重致戒云

○蜀中古有樂土之稱中原士夫往往僑焉天寶末乘輿播遷入蜀華族留而不歸者多矣李白蜀道難詩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杜子美五盤亦云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二公思鄉懷土之情不見於他而皆於蜀言之是固有為耳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胤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惟石名品俱為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者祇足貽達人笑耳昔晉桓玄欲以謝安宅為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井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邪玄慙而止唐嗣曹王臯將市取張柬之襄陽園囿馬彞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柰何使其子孫鬻乎臯謝之二公遺業何假泣告之屬贊皇之所以自恃者固不可與文靖漢陽比也彼石家金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玉杯地不復留身後今日諸

如此者又何道焉唐魏謩第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其後嗣不能守白居易以爲言朝廷贖而賜之宋邵康節天津之居本官地熙寧初法當斥賣榜三月人不忍買司馬溫公諸人爲集錢買之然則身苟富德不必潤屋爲子孫計也

○天下事常者皆理理不可推者爲異雖然物非有異也理非不可推也人患不明於識耳不明於識而駭有所遇疑心多則非妖即鬼畏心多則非攘即避而茹冤弓崇紛紛於前矣郭彖睽車志衡嶽劉先生者山行遇雨視道傍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暮雨止月明見北壁白骨一具近視之白骨條起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

墮地不復動矣劉與人談此此非怪也劉真氣壯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拔鷄羽置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即不應亦此意也李政該聞錄岐昌西橋卽舊宅人不可居每至昏暝堂壁下有聲漸起如銅鈴之響繚繞宇內至曉始息有焦道士言妖祥之興本由陰陽五行之氣相尅感而然也凡二氣相搏爲聲此必因沍氣蓄在一隅故成妖耳宜徧徹室中屋壁狹隘之處俾其開豁虛明發泄滯氣如言妖不復作二事春喜其有得於理識者于此可以類推

○秦擣里子疾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百歲後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及漢果然史謂擣里之智足以知身

後之事予曰後世之知數學者樗里之智是也漢滕公
夏侯嬰卒送葬至東都門外馬踏地悲鳴掘之得石槨
有二千年見白日滕公居此室之語因就葬之然則數
學三代蓋已有然者矣

○晉史載善相墓者言羊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
則無後祜遂鑿之祜何悉於無後也祜惡夫帝王氣之
言聞也彼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祜不鑿之人將祜疑
祜亦豈能保後之子孫不因是以萌其覬覦之志術氏
之言君子有弗信者祜之鑿之所以已亂所以求為有
後之地也史氏以祜鑿之而無子也以證術氏之言吾
弗信術氏之言而益有以見大君子之用心

○唐僧泓嘗告張說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固平地之
下一丈二尺為土界又一丈二尺為水界各有龍守之
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墜者神道
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以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
折壁欲下深闊而上斂其中項謂之中焦欲俯窾而傍
鄒墓中未粉為飾以代石堊不置甒甒甒瓦以其近於
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為恠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
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羽毛以其近於
屍也鑄鐵為牛豕象可以禦二龍三潤而潔能和百神
寘之墓內以助神道泓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人事參之
其言如此此載唐書新語今卜兆家鮮知此者故錄之

○墓前地名明堂一名券臺朱語錄云不曉所以後見唐人文字中言某朝詔改為券臺春按今地理書有券臺之說券契也埋地契處曰券臺地契用磚石為之上書錢若干緡為死者買葬於此山神土龍不得爭競事甚無謂可笑只以先儒言及姑識之耳清異錄葬家聽書鐵券若人字契帖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之執守不知事地者誰那墓前甃石石磚面方長高不登三尺號曰券臺貧無力則每祭祀以籍尊俎謂之土筵席

○魏泰東軒雜錄張侍中者晏丞相殊俱葬陽翟盜發張墓得金寶甚多遂完其棺掩其穴次發晏墓至穿視俱無所有盜恚怒斧碎其骨而出與邵氏聞見錄載同張以厚葬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不可知如此然智者終不以是厚葬而賂賊也

○廟食之神有至靈者先正謂其浸久亦散豈亦有氣數歟字內氣數神實為之鬼神雖無形固不能逃其外也今民間神廟靈者只是人心誠歸向人心一移靈響

隨息所謂致生則神死之不神其在村鄉廟占山水巖惡處神多嚴而在平地反是有同是廟同一神名相去里所而靈不靈異者此地氣所致地之氣固又不能無盛衰時也朱子語錄先生每見世俗神廟可怪事必問其處形勢如何可見地土關係有此理

○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言荆塗二山為濠州朝岡有王者氣後三百年而我太祖出焉地理之符豈偶然哉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恣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外以講爐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饗其財無算鄉有玉繚環直價百鎰術士給今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為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繚環春聞諸周少卿子庚相與輟然

○漢書武帝穿昆明池得黑灰有外國胡云此是天地劫灰之餘也問東方朔信然按高僧傳漢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經可問西域胡全明帝時天竺人法蘭至衆人追問之法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

燒此灰是也按西溪叢語載孫天舉云嘗見吳天用家藏一易書不知何人作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乾坤有毀時故終之以未濟蓋乾坤毀則有水火之災水之災多在東南火之災多在西北故西北多灰山東南多水東南之山皆水衝激而成有連亘三四十里山不絕者乃地脉也後兵火失其書亦不能盡記其說武帝穿昆明池正西北方地也

○并州妬女泉婦女靚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述異記有之與段成式雜俎臨濟妬婦津之事相類大丈夫行義不能振一時而婦女戾德至神于後世可歎可笑○圓泉水在郴州城南二十里會勝寺側張又新煎茶

記自述於僧室得一書見陸羽與李季卿論水之目二十而此其第十八者也又新記始云劉伯藹稱水之宜茶有七等揚子江南零水第一挹而試之誠如其說及刺永嘉過桐廬嚴陵瀨家人用水潑陳黑壞茶皆芳香以煎佳茶鮮馥不可名愈於揚子南零殊遠至永嘉取仙巖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今考又新僧室所得書水品次第以廬山康王谷水簾水爲冠而桐廬嚴陵瀨水第十九又在圓泉之後所謂仙巖瀑布弗與焉然則吾郡是水者容可以其品目稍下而遽輕視耶張舜民謫柳時求是水不得而以永慶寺泉當之是水既出永慶寺雖美不足復稱後人特緣張愛名浮休泉永慶寺基今入學宮浮休泉已就湮圓泉水春親斟其上信有異脉茶記不虛著也獨念盛洪之荊州記云桂陽縣有圓水一邊冷一邊暖冷處清且綠暖處白且濁吾郡圓泉水外別無圓水水今無此異豈水脉今與昔不同耶意者昔人好奇耳目僻遠地得鑿空言之以詫駭常情耳此等記錄天下徃徃而有所事非驗之聞見弗信可也

○燕泉春別號也柳城之西南有燕泉者在桂抹坊東而春先人故居之西相去數十步耳泉仰噴沙石間寒冽而甘四時不涸傍泉居人取汲焉謂之燕者春燕來時汎濫東流合三川水過遊魚案入通波堰有灌田之利燕去則否南天秋雨多燕之去泉與農無功矣宋折

樞密彥質謫邠時所居考郡志殆即春所居之地折寓
柳號徐光居上嘗作引春亭于泉上為不觴曲水又作
春和堂日游宴其間今遺址具存春頃就故居之南隙
展鑿一塘得青石數段合之則昔人之所為不觴者其
折之遺物歟塘引泉流種荷養魚自春徂秋弗盈弗縮
方茲泉之急田利春不敢專及其剝於農也春獨有之
而人不以為嫌春故于茲泉託是號焉昔人所有亭塘
觴詠之樂宛然在目第欲效其所為而媿其力之弗能
舉且弗暇也家山別後重懷丘首簡諸知己各著文詩
庶以名泉有永云爾

餘冬序錄卷四十

餘冬序錄畢竊卷之四十一

外篇第十六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三代而下祭法弗備郊祀之禮惟我朝為有常而郊禮
之制亦惟我朝為有體朱子說宋郊天帝其數有十漢
時祀太乙即是帝而今又別祀太乙郊臺階級兩邊是
踏過處中間自土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夫宋一朝
不能三四郊太宗在位得五郊宋人頌德焉其祀典無
稽壇所創置又草草乃爾金帛駢肩將以誰為此則我
祖宗禮制真萬世之所當遵也

○郊壇天地之祀國初定制一如周禮冬至祀天於圓

東古不
易之識
以未清
改私美
曆初議
後未果
多可惜
也

立夏至祀地於方丘以仁祖配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
多變異洪武十年

聖祖因覽群議獨斷于衷始定合祀之典即園丘之舊
壇覆以屋名

大祀殿每歲正月擇日而行禮焉十二年始合祀大祀

殿仁祖配如前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瀆山川諸

神凡十四壇二十一年又增脩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內

疊石為臺東西相向為日月星辰四壇

注曰大明祀日月星辰四壇以祀日月星辰於壇祭

次左曰星辰一壇次右曰星辰二壇以祀日月星辰於壇祭

於又於內壇之外以次為壇二十亦東西相向為五嶽

五鎮四海四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神祇歷代帝

王諸壇日月星辰初春及入崇風雲雷雨山川

將城隍諸神初春及入崇風雲雷雨山川之吉天子躬祀殿內群臣以命各獻二十四壇三十二

年以後大祀殿更奉

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十八年北京

天地壇成太祖配如前洪熙元年奉

太祖及太宗文皇帝並配其職掌大學士丘濬云虞

書肆類于上帝所謂類者紀舜受命初其祭告于神皆

類合于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猶中庸所

謂郊社之禮不及后土註謂其省文耳分祀天地之說

始見周禮大司樂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而各從其類

法門



元且
同治六年
相祀亦
時年奉
去四惟
因革操
代曲平
一代名一

野廷乃制
禮之典徑
內士可執
此法云云
因云云也
康昭乙己
心之五日

以求之庶得其神來享然皇天與后土對大經言天必
及地孔子言郊必及社天地並祭蓋即又身同牢之義
而昔之議者乃以為禩一年之間夏在冬前若地先天
祭豈非越次先食虞夏祀帝之禮與時今不經見惟周
祭天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月為正歲歲之首祀
天而午以祀地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義起亦
可也類于上帝經有明言祀典之載於禮莫先於舜典
舍周從虞抑何不可虞書之謂類者安知非當時所稱
之祭名哉分祭之說地經典不載惟大司樂篇有之周
禮又有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養璧禮天黃琮禮地及
典瑞四圭有邸以禮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社地旅四

乞

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其時其書冬至夏至圜
丘方丘亦惟於大司樂見之夫大宗伯職掌邦禮禮莫
重於祭祀莫大於天地宗伯吉禮止言昊天上帝而不
及后土地祗乃至作器始言之豈非所行之禮則一而
用以禮神之器則兩乎司服掌五服止有祀昊天服素
冕之文無有所謂祀后土服豈非合祭天地其神則兩
而主祭則一人乎周禮先儒嘗謂其書非盡出周公司
樂之言於樂律自相背戾不足信彼於論樂既如此禮
又可深信耶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蘇軾此郊
議援此為證朱子不然之朱謂此詩只說昊天不說地
設使合祭亦須說及后土考之經典祭天曰郊而祭地

無其名虞書之類周禮之禋祀皆未嘗及后土豈獨此
詩哉春按祭法古人有舉其一而該二者舉重以見輕
言郊祀天則地在其中言社則稷在其中周書召誥戊
午乃社于新邑馬融註謂言社則稷在其中是也周禮
封大掌詔王之社壇社凡對國設其州長祭祀州社社稷也
禮記擇元日命民社社稷祭白虎通社者土地之神
社親祭是皆言社則稷在其中也社稷而並言者不可
勝數是郊祀天地類也天地不可合祀然則社稷而不
同壇遺也可乎蘇軾氏曰舜之受禪自上帝六宗山川
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
川而獨畧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終篇言天

而不及地祇以是知祀上帝則地祇在焉其言亦明辨
矣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
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
帝未子云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帝又
云為壇而祭謂之天祭于屋下謂之帝郊者古禮而明
禮者周制周公以義起之也東漢正月上丁祠南郊南郊
禮畢次北郊明堂高祖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郊祀
禮畢次上陵事見蔡邕書東漢祠南比郊並在正月郊祀
兩漢魏晉以來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
並配垂拱初又加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禮至宋亦常
以二帝配後禮院上議以為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由是
止以太祖配金世宗始為郊議配享之禮心瑒奏宜從

古禮世宗曰唐宋以私親不合古不足為法今止當以
太祖配我

聖祖合祀天地于南郊之一壇而加屋焉則是泰壇明
堂為一制也

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太宗並配是郊祀宗祀為一體也其亦以義起之
者歟

○洪武八年十一月詔翰林院議

郊祀祭壇脫鳥之禮學士樂韶鳳奏曰禮侍坐於長者
獲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而舉之屏於側注云
屨空則不敢陳於尊者之側長者在堂則脫於階下

長者在室則屨上堂而不著入室漢魏以後朝祭則跣

襪惟簫何劔屨上殿宋南郊皇帝至南階脫鳥升壇入

廟脫鳥升殿太廟中凡有屨行者應皆跣襪唐禮至正

旦冬至群臣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脫鳥解劔升御坐

前跪賀降至西階佩劔納鳥其燕會群臣應升殿者禮

同宋開寶通禮太廟晨探饋食升禘裕皇帝至東階下

解劔脫鳥仁宗時正旦朝賀中書令門下侍郎脫劔鳥

以次升殿又按神宗時宋敏求議朝儀太尉中書令門

下侍郎解劔脫鳥以次升賀訖降階佩劔納鳥今議於

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簾藉地設御幕於壇東南

門外及設執事官脫鳥之次於壇門外西側祭日大駕

臨壇入幕次脫鳥升壇其升壇執事導駕讀禮讀祝并分獻陪祭官皆脫鳥於外以次升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跪襪就位祭畢降壇納鳥從之

○洪武初太歲風雲雷雨及岳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俱合祀於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專祀

太祖謂非敬神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禮官奏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按說文歲字從步從戌木星一歲行一次應十二辰而一周天若步也自子至巳為陽自午

至亥為陰所謂太歲十二神也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月將十二日時所直之神若天乙天罡之類名不經見唐宋不載祀典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直於

太史院若風師雨師之祀則見於漢隋唐亦皆

有祭天寶中增雷師於雨師之次因風雨雷師為中

祀宋元因之風雨雲雷均之神也祀典有之

祀雲神矣今黃冠神禱初必醮雷神禮部先王其

祀海瀆之祀虞舜以四仲月巡守祭四嶽東嶽曰泰

山四嶽之所宗故又曰岱宗南嶽曰衡山西嶽曰華

北嶽曰恒山猶未言五嶽蓋以嵩山為中嶽也周禮

小宗伯北望於四郊鄭玄謂四望為五嶽四鎮四瀆

瀆者江河淮濟四鎮者東曰沂山西曰吳山南曰會

北曰醫巫閭詩序曰巡守而祀四瀆河漢則又有東

西曰醫巫閭詩序曰巡守而祀四瀆河漢則又有東

禮之立廟城隍之廟始亦以樓配食者之靈試以祀天之
也祭城隍山川自然之配險形勢之雄他郡莫倫配食之江
州城隍山川自然之配險形勢之雄他郡莫倫配食之江
相傳為漢丞相灌嬰郡志言高帝六年侯築滎口城即
今江州地則侯之配城隍也宜或謂他郡城隍亦皆侯
配食州郡而然歟今國家開創之初嘗以太歲風雲雷
雨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都城隍天下城隍皆祀於城
南享祀之所既非專祀又屋而不壇非禮所宜唐制以
立春後壬日祭風師於城東立夏後甲日祭雨雷於城
東南以今觀之天地生物動之以風潤之以雨發之以
雷陰陽之機本一氣使然而各以時別祭甚失享祭本
意至於海嶽之神其氣亦流通暢達何有限隔今宜以
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山川城隍諸地祇合為一

壇春秋專祀

上於是遂建山川壇於

天地壇之西正殿祀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

瀆并鍾山之神東西廡分祀京畿山川四季月將及都

城隍之神以驚蟄秋分日祀太歲諸神以清明霜降日

祀嶽瀆諸神元年二年皆出

上親祀三年始遣官春共用驚蟄後三日秋用秋分後

三日至日清晨

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中嚴陸御座以待祭畢獻

官回奏解嚴還宮七年以孟春郊祀時諸神已預祭壇

內矣始定以仲秋祭社稷後擇日祭之十年令祭山川

諸神

上親行中七壇禮餘壇以功臣分祭今京師山川壇建於永樂中位置陳設一准南京舊制惟正殿鍾山右添祀天壽山之神二山初不出禮官議而與焉者蓋二都主山且陵園託焉故也

○國初肇祀太歲禮官雜議因及陰陽家說十二月將十二時所值之神名目謂非經見唐宋不載祀典惟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值於太史院

太祖乃定祭太歲于山川壇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時將分祀兩廡春按禮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坎壇祭寒暑也太歲實統四時而月將四時之候

寒暑行焉古人有時與寒暑之祭今祭太歲月將則固時與寒暑之神也載諸祀典孰謂非經見耶

○金世宗時議郊祀或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為五嶽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嶽名太常寺僚取嵩高疏周都豐鎬以吳嶽為西嶽卿范拱以為非是議畧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嶽祀也後遂不改弘治初兵部尚書馬文升建言今京師既定於燕則恒山不當為此嶽而醫巫閭之為鎮亦不在北宜下禮部議擬改易尚書耿裕欲從會官議侍郎倪岳不可遂止然未嘗考及范拱之所言者以折之也禮官當守禮法官當守

法。若漢張釋之能守法矣。雖然亦在其上聽否何如爾。不聽有去而尸。

○太社太稷國初異壇同壇祭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每祭先詣太社及配位壇前獻畢方行太稷及配位前禮洪武元年

太祖命省臣議於社稷上創屋以備風雨翰林學士陶安奏禮天子太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宜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從之後三年於壇北建祭殿五間又北建拜殿五間以備風雨祭祀十年又用禮部議改建于午門外之右共為一壇合祭焉壇上層方五丈

天子方五丈二層方五丈三尺高五丈四出陛用五色諸侯半之

土隨方築之社土五色先時社主用石高五尺闊二

尺上微尖立社壇上半埋土中近南向北稷不用土

社之主古人樹以木後世易用石蓋唐以來始然然周

禮有社主社主謂軍社之主以石為之則亦非

無所社主社主於社稷壇之正中微露尖于外

壇垣四面社主星門垣之色亦就方色飾之臨祭奉太

社神牌居東太稷神牌居西俱北高奉

仁祖神牌配神西向罷勾龍后稷配位自奠帛至終獻

皆同時行禮三十二年後更奉

太祖配神永樂中北京社稷壇成位置一依南制洪熙

禮奉

太祖太宗同配祭用春秋仲月上戊日前代從郊特牲
用甲而今用戊從召誥戊土之氣也因土氣以祭土神
於義為是戊又天田星也

禮郊特牲曰社祭日用甲日之始也外傳曰尊之也天
有十日甲為首也周公卜洛建王都戊申社于親也自
此始用戊日左傳蔡墨曰后土為社稷田政也有烈山
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
來祀之漢郊祀志載漢以夏禹配食社后稷配食稷唐
六典載唐祭太社以后土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家
語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以句龍為

食於社而棄為稷之無敢棄者
其至令天下立置星祠常歲祀
由之禮自洪武八年始蓋於是祀后稷也

餘冬序錄卷四十一

餘冬序錄補余卷之四十二

外篇第十七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稱祖宗者廟皆不毀漢元帝時匡衡貢禹嘗議定毀先帝親盡之廟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世宗孝宣為中宗廟皆不毀其餘惠景以下皆毀五年而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祖宗而已蔡邕獨斷載東都廟制西廟五主高文武宣稱祖宗廟皆不毀元帝不得稱宗當毀光武復天下屬帝於元帝為子以元帝為禰廟故列於祖宗後嗣因承遂不毀也東廟七主光帝為世祖明帝為顯宗章帝為肅宗和帝

爲穆宗安帝爲恭宗順帝爲敬宗桓帝爲威宗廟皆不
毀殤冲質三少帝未踰年而崩皆不入廟以陵寢爲廟
獨斷此言蓋出於靈帝時按後漢書獻帝時嘗省去孝
和以下廟號之稱宗者以遵先典亦祭鬯之所議也元
帝廟之不毀自明帝來失議之故和帝以下既省稱宗
即以此當毀然自獻帝上沂和帝猶在四親廟列故當
時未議毀也三代廟制兩漢諸儒已經講明如此而後
世廟號一槩稱宗稱宗之廟不免從毀至所謂殷祭古
之禘祫者尤紛紛焉可慨也已

○宗廟之制象人君之居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廟以
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漢蔡邕獨斷所
言如此蓋古制也今太廟主藏於寢兩歲時於廟止設
衣冠以記不知國初儒者之議何據西漢諸帝高帝以
下各立廟元帝時用匡衡等議高帝爲太祖孝文爲太
宗孝武爲世宗孝宣爲中宗祖宗廟皆世世奉祠其餘
惠景已下皆毀五年而稱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
祖宗而已漢猶近古所謂三昭三穆之爲親廟者制已
不備東漢光武再受命廟稱世祖孝明臨崩遺詔母起
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孝章不敢違是後傳承藏主於世
祖廟皆如孝明之禮而園陵皆自起寢廟禮天子七廟
祖有功宗有德廟非有功德者不稱祖宗廟稱宗者與
祖皆百世不毀後世共爲一廟廟不必有德者皆稱宗

而曰宗者亦在親盡而毀之列此其失自東漢始
○洪武元年命中書省及翰林院祇定宗廟時享之禮
學士陶安等奏按禮古者禴祀蒸嘗四時之祭三祭皆
合享于祖宗祭于各廟惟春為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
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為享亦宜倣近制合
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

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有司請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能為今禮順人情可以
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簋
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御皆如事生之儀

○洪武七年監察御史谷祿與權言古之有天下者既
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
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
太王為始祖推本后稷以為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命已七年而禘祭未舉宜令群臣參酌古今而
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為
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
禮可行自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
當時所論不過禘已禘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人之
大禘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審始祖之所出是
則莫知始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

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
似難遽行

上是其議者按昔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
禘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禘祭以冬聶從義謂梁武乃受
命之君裁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
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
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闕宗廟備與未備也
周顯德中亦嘗用其議矣然不足為聖朝告也

○孔子家語太廟有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
享嘗乃止去祧而墀去壇為單墀墀有禱焉祭之無禱

乃止去壇為鬼李文問朱子太廟堂室之制朱子曰古
制不可曉禮說堂後一架為室蓋甚窄不知周家三十
以上神主位次相逼如何行禮則是未辨乎此去祧去
壇去墀之說也家語所載見禮記王制祭法朱子嘗謂
王制與祭法不同以周制言之王制為是按祭法大夫
立三廟二壇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
無廟有禱專為壇祭之與王制所謂一昭一穆與太祖
之廟而三者不相入家語皇考廟有一壇考廟月祭王
考廟皇考廟為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
壇祭之去壇為鬼以禮意推之家語為是朱子謂古者
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是本於此而今解禮者乃曰大

夫三廟有廟而無上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春不知其何所見也家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不毀者公羊子之所謂貴始也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則所謂皆不毀者大夫之祖皆在其中三四世之後所祭於壇者其所遷之主明矣

○太廟國初配享親王十五位王有妃者六位共二十一位下祭等八王妃國初蓋失記南昌王妃王氏附葬鳳陽皇陵而配享亦無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父文正文正南昌王子也

○皇陵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大宰官祭洪武八年用翰林學士樂鳳韶等奏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二至日用大宰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

○洪武二年禮部尚書崔亮請定

仁祖陵既得又請下太常行祭告禮太常博士孫吾與以為山陵之制莫備於漢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將作即營陵地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入之陵如漢文帝起霸陵欲以北山石為擲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祭告之禮乎又唐太宗昭陵之號定於葬長孫皇后時武后合葬乾陵其號定於高宗初葬之日其時帝后之陵初未有兩號其於祭告之禮決無有也蓋廟號與陵號

不同廟號是易大行之號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冊謚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則後之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號亮欲行祭告臣竊以為非宜亮曰加上陵號尊歸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加上朱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欽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情加先帝陵號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為告之是於是廷議皆是亮遂命俟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禮

○洪武元年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以五冕禮太繁今祭

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祀則服通衣冠絳紗袍餘不用

○金程輝傳大定二十二年輝叅知政事舊廟祭用牛世宗晚年欲以他牲易之輝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之最重故號大牢語曰犂牛之牛騂正角雖欲勿用山川其命諸古禮不可廢也按魏子平傳子平叅知政事在大定初世宗問宰臣曰祭宗廟用牛牛盡力稼穡有功人殺之何如子平對曰惟天地宗廟用之所以異大禮也然則世宗欲用他牲之意不獨於晚年矣

○武二年九月乙巳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及壽

五神爲中祀命翰林院撰祝文司中曰惟皇上帝降
衷于民神實司之均其稟性予統臨天下之初肇脩祀
事重念兵興以來損傷者衆神其體天之命多產淳良
以厚天下之俗司命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惟神正直
司其善惡云云同前神其順天之令賞善罰惡使下民
知所勸戒司民曰上帝好生育此下民億兆之數神實
司之云云神其布天之德正直是與司祿曰天生五穀
以養下人惟人之祿神實司之云云神其奉天之道俾
余年穀豐登生人咸遂壽星曰天有賞罰神實司之惟
神正直良善者必增以壽兇暴者必減其筭故上帝任
之歷代之所崇祀惟神鑒察以體上天之命蓋壽星舊

祀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臺司民軒轅角司祿
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宋人北司中司命司祿於南
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則
是四星者前代亦未嘗無祭也

○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神天下司府州縣春秋
二仲之所通祀祀社稷用上戊其神牌府稱府社之神
府稷之神州若縣稱州若縣同祀風雲雷雨之神用望
日其牌云云其左爲山川某府州縣曰某府若某州縣
境內山川之神其右爲城隍曰某府若某州縣城隍之

神者嶽鎮海瀆國初定擬應祭去處所在官司又於仲
月上旬擇日致祭洪武二十三年

上詔禮臣考定王國應祭封內諸神而諭之曰王國有
嶽鎮海瀆即以嶽為正次海次鎮次風雲雷雨之神於
是禮部為圖以進遂頒行之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
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祭北海此又古諸侯各
以其方而祀之通義也

○南軒張先生曰今州縣祭社當築一大壇於山下望
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之以夫婦
褻瀆甚矣以是觀之宋祭社稷嘗有屋矣若設壇為主
以祭以報以祈我朝得禮之正無踰焉

○范文甫嘗問程伊川到官三日例謁廟伊川曰正如
社稷先聖又如古先賢皆謁之又問城隍如何曰城隍
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南軒曰社稷淫祠諸生
日從游伊川堂後見土地祠伊川毀之曰此祠不
經况自有城隍在伊川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
贅也然載在伊川州郡社稷最正陸游云唐以來郡
縣皆祭城隍伊川守令謁見儀在他神祠上社稷
雖專特以伊川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禮不必
皆出於古求之義而得揆之心伊川安者皆可舉也我朝
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
臨濟太平府和滌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

侯以伯三年詔定嶽鎮海濱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亦
皆改題本主曰某處城隍之神四年特勅郡邑里社各
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監察善惡未幾復降儀
注新官赴任必先謁神與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
蓋凡祝祭之文儀禮之詳悉出

上意於是城隍神之重於天下蔑以如矣

○五祀之禮洪武二年禮部尚書崔亮奏周官天子五
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曰中霤人之所居曰竈曰井人
之所養故杜佑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所以報德也今
擬依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享通祭於廟門外

上用其議歲暮享大廟時五祀並列廟西巖東向天

常寺官行禮自永樂以來五祀於四孟及季夏始又各
有分祭戶用孟春宮內祭竈孟夏光祿寺祭中霤季夏
土旺後戊日奉天門外文樓前西向祭門孟秋午門前
祭井孟冬宮內祭皆內官行禮

○程氏遺書五祀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祀之言報則
遺其重者井人所重行寧廊也其功幾何朱子語錄五
祀行是道路之神伊川云是寧廊未必然門是門神戶
是戶神與中霤竈凡五古聖人爲之祭祀亦必有其神
或問五祀祭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於堂
階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然出則獨祭行及出門
又有一祭作兩小山於門前烹狗置之山上祭畢却就

山邊喫却推車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山川之義或問
五祀伊川疑不祭并古人恐是同井曰然

○祭法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
戶或立竈呂伯恭云諸儒論祀行多不同今兼用庶士
之禮以竈代行門設酒饌於門內左樞之前竈設酒饌
於竈前遣子弟一人行禮國初禮部尚書崔亮議五祀
謂群臣則四品以上祀中雷門竈三神五品以下祀門
竈二神當時並著為令今官宦家無復有知此故事者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朱子謂
門人記聖人祭祀之誠意而又引聖人之言以明之所
謂如不祭者聖人蓋有甚不得已甚不能安者矣丘公

仲深衍義補言當祭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他
人攝行其事所攝之人必須氣類相通職掌所係然後
可以使之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不然恐無感
格之理因舉洪武十四年

聖祖更定府州縣祭祀山川等神通以文職長官行禮
守禦武臣不與之事請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
而以禮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之義
其言有見今

太廟太社皆國家大祀制當親祭或不免遣官

太廟遣駙馬都尉可也近又循次遣及公侯

太社不遣禮官而例遣公侯駙馬是但用其官爵之尊

崇者耳

○洪武中申議武臣不與祭祀禮部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尚不使與祭而况兵又為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或曰武官刑官不與祭但不專奠獻而陪祭固未嘗不在位也若刑人乃不可入祭壇者古者祭必屏刑人今制陪祭官刑喪等項有禁大祀地內臣避之以其人經刑形體不全故也而四孟季五祀之祭乃用內臣行事國家每有興作俱命內官監內臣致祭不知刀鉅之餘何以交神明掌兵刑官尚嫌不使與祭而親經刑者主祭焉豈非又不可之大者乎

餘冬序錄卷四十二

餘冬序錄修臯卷之四十三

外篇第十八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孔子廟祀漢晉及隋或號先師或稱先聖宣尼宣父不越公稱至唐玄宗始謚為文宣王而至聖之號加於宋真宗大成之號增於元成宗國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議尊孔子以帝號者言者所見不一或謂宋真宗未加謚前嘗詔禮臣定議為帝太常李清臣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為帝其事遂止清臣之言豈無可易者哉孔子大聖有位無位非所損益而道則配乎天地功則賢於堯舜後世尊崇惟知其為萬世帝王之師何與于周異

代陪臣其何嫌疑之有而李清臣徒以其位言之必如
所云公亦不可稱矣清臣得罪聖門至今人心不能無
筆誅之忿或乃又謂周天子稱王孔子周人也而稱王
是即尊以天子矣不當再改稱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
稱誠非有差級然自秦漢以來天子稱皇帝而分封其
臣下有功者及宗支為王迄今然也聖朝之制既以王
卑於帝則在當時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于周之
所謂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稱哉大聖無所假於位至
尊極微之號非在天之靈所有望於後世而尊崇之典
則不容不隨代而致隆也元之入主中國知尊孔子矣
然夷德腥膻聖人弗受大成之云采於孟子非無本出

於元制即當棄孔子以帝王之道教萬世獲大行於聖
朝

列聖以帝王之道治天下益有徵於孔子國朝孔廟享
祀循舊樂用六佾

憲宗皇帝用祭酒周洪謨言益而為八百代之下誰敢
易焉正德初年春嘗以此議言之於朝梅福勉其君所
謂不滅之名者也

○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
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
爵號天下自是始並從祀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受業
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史記

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懸豐
當此三人之數然今世傳家語止得七十五人史記所
有鄭國申黨顏何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績又史記之
所無者杜佑通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又
有邊瑗林放陳亢申張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
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懸豐今家語作懸亶字
子象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家
語薛邦字子徒申績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
此則邦即國也績即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
者之訛爾論語釋文申張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績
史記云中崇字周家語云申績字周今史記以崇為黨

以績為績其為訛寫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潔無
申崇之欲是以張為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園有申張
今園有黨無張是以黨為張也唐宋加封申黨申張俱
列從祀一人而為二人薛邦之為鄭國姓氏猶頗相遠
二申猶二琴也不祀薛邦而二申復並祀焉不已瀆乎
國之大事在祀孔廟從祀祀事之大者又况其親炙之
人而可瀆之春嘗同欲尊孔子帝號事上言乞於今日
補贈懸亶爵號列諸從祀而削除所重祀者著于令式
以改正數百年之缺繆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
弟子蘧伯玉孔子之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宋儒嘗辯
其誤春亦常有私議謂不當祀而重祀之失則不容一

日而不正者弟子姓氏之可信莫可信於家語執家語以定封祀豈復有前失哉

○儒先從祀孔廟起唐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故于太學祀之卜于夏自聖門高第此不假論左丘明公羊高穀梁亦有傳經之功非後世可擬若高堂生而下一十八人其所述作不越摛輯篇章訓詁文義而已而俱在脩食之席蓋當時之所取者在是故漢有醇儒如董仲舒而不及焉于書儒家有公孫尼子者漢志以為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為孔子弟子史記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李善文選註載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馬摠意林引劉瓛曰緇衣公孫

尼子所作也公孫尼子蓋不啻公穀丘而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人其言可補六藝之文非有功於聖經者邪唐宋後來封爵俱不及者失之於不詳考耳公孫尼子見於信史諸書灼灼如此樂記緇衣之出其手無疑於此復疑將以誰信哉戴聖之徒其相去也遠矣忽立言之人弗祀而祀諸傳錄訓解其言之人專理不倒置乎然則公孫尼子在今日石文之朝不可以不祀也或曰唐宋時已失議而今驟舉之殆非所宜夫其舉之莫敢廢之語矣未聞缺典之不可舉也董仲舒至我太祖高皇帝朝加封從祀

英宗皇帝朝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吳澄之祀旋舉焉

祖宗於漢宋儒者且拳拳如此則懸竄公孫尼子之封
祀行於今日聞幽發潛以詔天下後世豈非
聖朝一盛事哉

○揚雄宋元豐間從祀孔子廟庭洪武二十八年行人
司副楊砥言廟庭諸賢以有功名教得祀惟臣事賊莽
宜在弗取而董仲舒之賢顧不與焉殊為乖舛

上納其言始命去雄祀仲舒按元史至順間已曾以仲
舒從祀孔子

○洪武二年遣官祭昭烈武成王儀同釋奠十九年禮
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
武成王廟

上曰太公周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
之非號為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岐文武為二
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
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
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之賦政而式古訓召
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
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欲
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
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及後承平日久天下軍衛
子弟多習儒業延至邊徼亦或設學建官以教之其在
京師勳戚之胄襲爵及被選尚主者亦學于國子監至

于各衛幼官與子弟未襲職者資多可教於是正統初
兩京並建武學因復武成之廟官設教授訓導品秩俸
廩如京府儒學之制奏定條格諸養訓習以備任用其
子弟有志科目者亦許應試天順間乃復設武舉成化
弘治以來間一舉行然但取騎射及答策大畧而已正
德初始依文舉三年一次於辰戌丑未年文舉畢日開
科入試欽命試官進呈為錄揭榜於兵部錫宴於中府
禮儀始隆法制始備嗚呼飾武為文則既盛矣

○廟祭享之地祠本祭名作室立祀制不得稱廟者曰
祠是以祠擬廟也按周禮祠春享也說者曰品物少文
詞多之謂祠又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古者諸侯有國大

夫有家皆得立廟致尊祖敬宗之誠降及後世將相大
臣得立家廟而因陋就簡之日久類多得為而不為至
於庶人勢有不得為者朱文公有惕於此創祠堂之制
使上下皆可行之其意嘉矣今其書雖存而知尊其制
者無幾何也宦非將相大臣而已列於士之上者於祭
祀祖宗吾之所當自盡者其何以自諉乎唐王陸道貴
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為有司所彈文皇優容
之特置廟於永樂坊今蓋無有以是為彈者矣宋敏求
言秘府有唐孟誥家祭儀孫氏仲饗儀數種大抵以士
人家用臺卓享祀類几筵乃是凶祭其四仲吉祭當用
平石檀條屏風而已

○鄴侯家傳德宗特李晟將建家廟准令二品以上祀四廟有名封者祀五廟五品以上祀三廟三品以上不須兼爵李泌以為四廟非古且禮有降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古制也上許立五室但祀四代空始祖室待後五代孫既祀諸主以晟為始祖不祀之室可也馬遂言郭尚父亦只立四廟曰平曰克復功非子儀可比上於是許立五廟而立自李晟始

○唐制二品官許祭四廟三品祭三廟五品祭二廟適士亦許祭二廟禮適士立二廟族人祭於寢元禮右者廟連於家家主之喪則殯於西階之上鄉人讎孔子朝服立於阼階又曰喪不慮居為無廟也則知居不違廟

典禮昭然李潛謂近代顯君上位率多祭纓亦嘗發問皆曰官品未宜有位至將相者奏請之詞則曰臣官階並及三品准令合立私廟是不知舊制妄有論奏廟貌申敬用展宜霜露之情合俟朝廷之命原其奏請蓋因立不在其家別於坊選吉地乃為府縣申奏或有官居顯重慎慮是宜營構之初亦自須聞奏耳王珪通貴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為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置廟於永樂坊今世公卿大夫積習安常若舉唐人之議議之吾見其可議者多矣

○節祠張南軒謂黷而不敬朱子答南軒書云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

爲重至於日必具殺羞相晏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
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
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
此而廢四時之祭耳夫三王制禮因革未同皆合乎風
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
之義亦必有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
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槃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
禮奠焉則庶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
久遠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比例時
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改用卜日之制
尤見聽命於神不敢自專之意

○俗節之祭非古禮然漢唐以來士庶不能廢朱子謂
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遂依而行之其門
人記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
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
就家廟止二味朔旦及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晦菴所
謂依韓公而行之者大畧其此類歟南軒張敬夫廢俗節
之祭晦菴問於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
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陳淳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
曰某家且兩存之問莫簡於時祭否曰是要得不行須
是自家亦不飲酒始得此晦菴不敢死其親之心也他
日淳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春惟今人家歲除必

宗族咸來宴會或當房妻子上壽為樂其鄰里親識亦預有餽獻之儀而祖先乃寂寂焉其心亦烏能自安乎淳嘗記先生依婺源舊俗歲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堂二鼓行禮次日召諸生饗焉又記先生以歲前二十六日夜祭先生云是家間從來如此則晦菴於歲除無祭除夜豈得獨不飲酒不為樂哉殆以前此已曾有祭故耳我國朝太廟歲除行祫祀禮今士庶家固不應無除夜祭也

○伊川集上谷郡君行狀郡君得疾未卒前一日謂伊川曰今日是百五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晦菴嘗舉以告門人以明年作明日謂伊川亦曾祀其外家然

無禮經春按明年不復祀之云是上谷臨終時語外家之祀必是止於上谷之身伊川母卒必廢此禮今學者習聞末語而不考程集有以四時家祭前一日祭其外家為伊川禮者殊為失之

○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祭墓之禮周公已立之而先儒多持古不墓祭之說舜禹南巡崩不返葬禹非不敬其君啓非不孝其親時享在廟貌矣漢明帝上陵未嘗聞禹啓有此舉也夫骨肉歸於土其魂氣無不之也則祭宜有廟神主在廟而墓以藏體魄也則墓果不可祭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母之所植猶致敬焉先人體魄之所藏固宜有休惕于中者張敬夫謂

止當詣墓省哭設祭后土於墓左晦菴謂若祭於墓是以偽事其先也夫孝子享親在誠而已誠在墓所而親不吾享是其魂氣獨不復之其藏體魄地也何哉子路去曾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孔子葬泗上子貢廬於塚三年曾世世以歲時祠孔子家自周秦以來未有非之者矣且後世子孫祭墓非有移於廟祭也其居固有去其先人之墓而遠者苟為不祭信宿之餘飲食之際其能以自安邪

○朱晦菴持古不墓祭之說以為神主在廟而墓所藏形體也祭惡乎墓是以偽事其先也今觀其集有歸新

安祭墓之文猶是漢唐間人過家上冢事也

○唐王珪通貴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為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置廟於永樂坊吏部尚書常陟以家人伐墓栢亦為有司所彈坐不相教貶官宋宣和間侍郎馮熙載坐不省墳墓言者論而黜之熙載與宰相王黼不協事雖有為然其罪固不可解也

光緒十有七年歲次辛卯荷月初八日申刺知非子樹之識

餘冬序錄卷四十三



